

新汉译世界名著宝库

第二辑 新汉译法国文学大师经典文库

约翰·克利斯朵夫

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

【法】罗曼·罗兰

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约翰·克利斯朵夫
(上)



樊成华 高建伟 程永然 译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....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约翰·克利斯朵夫 / (法) 罗曼·罗兰 (Rolland, R.)
著; 樊成华, 高建伟, 程永然译, —延吉: 延边人民出版社, 2001.
4

(新汉译法国文学大师经典文库 / 梁羽龙, 张海军主编)

ISBN 7-80648-584-8

I. 约… II. ①罗…②樊…③高…④程… III. 长篇小说—法国—现代
IV. 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17931 号

.....

新汉译法国文学大师经典文库

梁羽龙 张海军 主编

出版: 延边人民出版社
印刷: 北京市后沙峪印刷厂
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
印刷: 2001 年 4 月第 1 版

发行: 延边人民出版社
印数: 1-3000 册
印张: 306.5 字数: 8820 千字
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648-584-8/I·179

文库定价: 1980.00 元

目 录

卷一 破 晓	(1)
原 序	(1)
第一部	(3)
第二部	(17)
卷二 黎 明	(60)
第一部 约翰·米西尔的死	(60)
第二部 奥 多	(77)
第三部 弥 娜	(96)
卷三 少 年	(122)
第一部 于莱的家	(122)
第二部 萨皮纳	(158)
第三部 阿 达	(192)
卷四 反 抗	(230)
卷四初序言	(230)
第一部 松动的沙土	(230)
第二部 陷 落	(292)
第三部 解 脱	(337)
卷五 节 场	(407)
卷五初版序作者与克利斯朵夫的谈话	(407)
第一部	(410)
第二部	(461)

卷一 破 晓

原 序

我们决定用分册的办法来印行这个定本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（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最初发表于《半月刊》，以后又出十卷本的单行本，接着又合成三册本和五册本）。本文为四册本，作者将之称为定本（édition définitive）。以前的版本，我们可以将它归纳为三个部分：

- 一、约翰·克利斯朵夫的少年时代。
- 二、约翰·克利斯朵夫在巴黎的日子。
- 三、约翰·克利斯朵夫的结局。

我们将改变故事的风格，以感情经历为发展线索，用艺术的、内在的手法来渲染这部作品的主题。

于是，整个作品就分成了四部乐章，奏出了一部完整的交响曲：

第一乐章描述的是少年时期的克利斯朵夫，我们分别用黎明、清晨、少年来描写他的感情经历，以及生活中的一次重大的考验。正是这一考验使他明白了自己的使命，知道了受苦受难以及英勇地战斗便是他的命运。

第二乐章可归纳为反抗，描写了克利斯朵夫像青年时的西格弗

里德（瓦格纳歌剧中的主角，是瓦格纳创造的理想人物，是资本主义时代崩溃后的新人物。克利斯朵夫亦是罗曼·罗兰创造的未来世界的理想人物，而他主要在艺术方面活动。）一样幼稚而专横地去讨伐当时社会的和艺术的谎言，带着堂吉诃德的长矛，去挑战驽夫、官吏以及德法两国的节场。

第三乐章描写的是一片温馨恬和的气氛，歌颂友谊和纯真爱情的悲剧，这与第二乐章的激烈和憎恶形成鲜明的对比。

第四乐章写的是生活的艰辛，命运的折磨，这一乐章是本书的主题所在，在一切即将摧毁时，突然现出了一丝胜利的曙光。

发表在《半月刊》时（1904年2月—1912年10月），每卷卷尾都有刻在哥特式大教堂正堂门口圣·克利斯朵夫像座下的两句拉丁文铭文：

有朝一日你看到克利斯朵夫的面容，

那将是你将死而未死的时候。

作者希望借此来表达他内心的希望，他希望约翰·克利斯朵夫对读者产生的影响，能像对他产生的影响一样，那就是经历了严重考验后成为一个强者。

每个人都会经历考验，从本书发行后的反响来看，作者的希望并没有付之东流。这次重印发行他一再申明他的愿望：在这个多灾难的混乱年代，希望克利斯朵夫成为大家的挚友，以他的顽强和忠诚给大家带去友爱的快乐，使大家能义无反顾地去生活，去爱！

罗曼·罗兰

1921年1月1日 巴黎

第 一 部

烟波浩淼，江声从屋后升起，雨下了一整天。一溜儿水滴沿着窗上的裂缝迤迤而下，天色由昏黄转为暗黑，屋内十分闷热。

婴儿在摇篮中睡着。老人进门时已经把木靴脱在门口了，但是走起路来仍格格作响，于是孩子哼哼地哭了。母亲起身来哄他，祖父悄悄地点起灯，他怕孩子在黑夜中会害怕。光线衬托出老约翰·米西尔通红的脸，硬梆梆的白胡子，忧郁的表情，发出亮光的双眼。他穿着有股潮气的外套，脚上是一双大蓝布鞋。他靠近摇篮，鲁意莎摇手叫他不要走近。她的头发黄白相间；眼睛呈深蓝色，迷惘的眼珠极小，但是很温柔；脸上皱纹很多，颇有些雀斑；厚嘴唇没有血色，不大容易合拢，笑起来有些胆怯。

孩子惊醒了，哭了起来，眼珠一个劲儿地转。好可怕！刺眼的灯光，寂静的黑夜，头脑中出现的一些影像使他睁大眼睛。他吓得不敢动弹，没有力气呼喊，嘴张得很大，喉咙中喘着气。孩子的皮肤是棕色的，稍微发红，还有些黄斑点。

“我的天！他长得这么丑！”老人叫道。

接着他将灯放在桌上。

鲁意莎很不高兴，就像挨了骂的小姑娘。约翰·米西尔讪笑道：“得了罢，这又不是你的错，你总不能要我说他好看吧？说了你会信吗？其实小孩子都是这样的。”

孩子被灯光照得愣住了，这会儿才回过神儿来，接着哭了起来。鲁意莎伸出手臂说：“把孩子给我。”

老人唱起他的老调：“不要迁就他，让他哭去吧。”

说归说，他还是走近摇篮，抱起婴儿，小声说：“我还没见过像你这么难看的小孩子。”

鲁意莎用双手接过孩子，搂在怀中，她望着孩子，笑容既惭愧又怜爱：

“噢，我的小宝贝，你虽然很难看，但我多疼你！”

米西尔沉着脸回到壁炉前，拨了拨火，忧郁的脸上稍微透着点儿笑意：“好媳妇，不要难过，丑也没有关系，反正他还会变呢，我们只希望他将来做个好人。”

婴儿在母亲的爱抚下，终于不哭了，津津有味地吃起奶来。米西尔微微仰在椅子上，说道：“最好的事莫过于做个正人君子。”

他停下想着要不要重复一遍这句话的意思，但他却不知如何解释，于是静默半晌才生气地问：“你丈夫为什么还不回来？”

鲁意莎怯生生地回答：“他应该在戏院里吧，他要参加一个预奏会。”

“他撒谎。我刚从戏院过来，那儿的门根本就没开。”

“哦，或许我听错了，他也许是在学生家中上课，你不要总埋怨他！”

“那他也该回家了。”老人的脸沉了下来。

他想了一会儿，变得有些不好意思了：“会不会他又……”

“噢，不会的，爸爸，他不会。”鲁意莎抢过话来。

老人盯着她，她不敢正视老人。

“你还想骗我。”

她低声地哭了。

“哎唷，我的天！”老人踢了一脚壁炉，拨火棒掉在地上的声响把母子俩吓了一跳。

“爸爸，算了吧，”鲁意莎说，“孩子要哭了。”

孩子呆住了，不知道该哭呢，还是继续吃奶，因为不能边哭边吃奶，于是他就选择了吃奶。

米西尔压低声音，生气地说：“可是你，你，你难道不能阻止他吗？这是你应该做的啊，该死！我到底犯了什么错，生下这个酒

鬼儿子？我一辈子省吃俭用，假如你能把他留在家……”

鲁意莎哭得更伤心了。

“我已经很难受了！别再骂我了，我已经尽力去做了。你不知道我一个人在家时有多害怕！总是听到他上楼的脚步声。我一边等着心里一边想：天哪！不知他这次是什么鬼样子！我伤心死了。”

她边呜咽边哆嗦起来，老人慌了，走过来把抖开的被单搭在她哆嗦的肩膀上，用他的大手抚摸着她的头：“别怕，好了，好了，这儿还有我呢。”

想到孩子，她勉强停来说：“我不该说这些。”

老人摇摇头：“我真是让你为难了，可怜的媳妇。”

“这也要怪我，他一定很后悔娶了我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您心里清楚，当初您也反对我嫁给他。”

“那倒是真的。不要说了，当时我确实有些心痛，像他这样一个男人——我并没有怪你——是个很有教养的优秀的音乐家，同时也是个真正的艺术家，要攀一门体面的亲事不成问题，用不着追求像你这样的女人，既不是音乐界中人，又门不当户不对。姓克拉夫脱的从没有娶过一个像你这样的媳妇！但是你清楚我没有恨你。认识你以后，我就开始喜欢你了。而且事情已经定了，别的什么都不用说了，只要踏踏实实地做自己的事就行了。”

在坐下停了一会儿之后，他又庄重地补上一句，就像他平常一样：

“人最重要的是尽自己的本分。”

他等待着对方说话，往壁炉里吐了一口痰，但母子俩没有什么反应，他想继续说，却又把话咽回去了。

他们又静默下来了。米西尔坐在壁炉旁，鲁意莎坐在床上，都心情沮丧，老人虽然这么说，心里还是对儿子的婚事有些沮丧。鲁意莎也在想这件事，其实她自己没有什么值得埋怨的。

她以前是个佣人，嫁给约翰·米西尔的儿子曼西沃·克拉夫脱，大家都很吃惊，她自己也没想到。克拉夫脱家中没有多少财产，但在这个莱茵河流域的小城中他们也有一定的地位。他们父子是一脉相承的音乐家，从科隆到曼海姆地区，没有不知道他们的。曼西沃是宫廷剧场的一个提琴师，米西尔以前是一个乐队指挥，老人因为儿子的婚事深受打击，他原来希望儿子成为一个他自己不能成为的名人，没想到儿子竟将他的宏志毁于一旦。他开始时大发脾气，把他们俩痛骂了一顿。但他到底还是个好人，所以在认清了媳妇的品性之后也就原谅了她，甚至对她还有些慈父的温情，虽然他不常表露这种温情。

就连曼西沃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娶了她，这当然不是因为鲁意莎长得美丽。她没有一点儿吸引人的地方：矮小的个子，苍白的脸，娇弱的身子，跟曼西沃和约翰·米西尔真是鲜明的对比，他们俩都是高大、脸色通红、强壮有力、健吃豪饮、嗓门比较高的人。她尽量地躲藏着，别人也不大理会她。如果曼西沃是个心地仁厚的人，还可以说他看中了鲁意莎的朴实，但是他却是十分虚荣的。像他这样的人，认为自己很漂亮，于是便摆架子，想凭借才华，攀一门有钱的亲事，甚至可以像他吹牛那样，引诱女学生……但却没想到他忽然挑了一个小户人家的女子，一无是处……这倒像是他在赌气！

然而经常有人做一些让人想不通的事，曼西沃便是这种人。他们不是没有先见之明：俗话说，一个有先见之明的人抵得过两个人……他们相信只要把着舵，朝着目标驶去便终会有所成就。但他们却没有把自己计算在内，因为根本不了解自身，他们的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就把舵丢下了，而事情一经放手，它们便开始出乱子。无人掌舵的船会向暗礁直冲过去，充满智慧的曼西沃真地娶了一个厨娘。和她定亲那天，他没有醉，也没有疯，也不是一时冲动。但也许除了头脑、心灵、感官之外，还有许多神秘力量，在常规力量睡

着之后趁虚而入，主宰了我们，那一晚曼西沃同鲁意莎坐在河边芦苇丛中，或许他们订婚的时候，他就是在她那怯生生的苍白眸子中，碰到了这种神秘力量。

结婚不久，他就后悔了。这一点，他在可怜的妻子面前毫不忌讳，而她总是向他道歉。他其实并不坏，也就大方地接受了她；但没一会儿他又后悔了，或在朋友中间，或在富有的女学生面前。她们神态相当傲慢，而他指正指法时触到女学生的手指，女学生已不再颤抖了。他总是黑着脸回家，鲁意莎辛酸地立刻从他眼中读出那股怨气。再不然他就到酒店里，喝醉了，什么都不想，在这样的夜晚，他大笑回家，这让鲁意莎心里更难过。鲁意莎认为自己要负些责任，他不仅挥霍了家里的钱财，还挥霍了他仅有的一点儿理性。曼西沃堕落了。以他的年龄，正应奋发用功，极力挖掘他的天资时，他却放任自己、自己的位置让别人占了去。

而替他拉拢金发女仆的那股神秘力量，再也不会有人注意了，它已完成了它的任务，小约翰·克利斯朵夫便这样来到了人间。

夜幕降临，迷惘的老约翰·米西尔被鲁意莎的声音惊醒了，他在火炉旁出神地想着过去和眼前的痛心事。

“爸爸，您该回去了，还要走好长一段路呢，”少妇诚恳地说，“已经很晚了。”

“我要等他回来。”老人说。

“不，我求您还是回去吧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老人抬起头，等她回答。

她却一声不吭了。

他又说：“你自己一个人觉得害怕，你真的不要我等他吗？”

“您还是别留下来的好，我求您！唉，那将会把事情弄得更糟。您会气坏的，我可不愿意看到。”

“那好吧，那我回去吧。”老人叹了口气站起来。

他捻小了灯走了。屋里很黑，他撞着了一把椅子。他在楼梯上已想到了儿子喝醉后回到家的情景。他走走停停，想着他一个人回家时将会遇到的各种危险……

在床上，孩子在母亲身边又不安分起来。孩子感到很痛苦，他眉头拧到了一块儿，身子不停地扭动，握紧了小拳头，尽力挣扎着。他不清楚这痛苦从何而来，只感到它硕大无边，于是他又开始哭了。母亲温暖的手抚摸着，痛苦立刻祛除了些，可是他觉得它始终在身边，占据着他的躯干，于是他还是哭。大人人都知道痛苦是从哪里来的，所以他们的痛苦可以减轻，可以在思想上控制它，加以治疗，必要时还能将它根除，他们可以固定它的界限，将它与自己隔离。婴儿缺乏这种掩耳盗铃的方法，他觉得痛苦跟自己的生命一样，无处不在。而事实确是如此，它只有将肉体啃完了才离去。

母亲搂紧他，小声说：

“我的小耶稣，我的小金鱼，好啦，好啦，不要哭了。”

他不肯静下来，仍断断续续地悲泣着……

圣·马丁寺的钟声在黑夜中传送着，钟声严肃缓慢，如同踏在苔藓上的脚步。婴儿忽然静默了，乐声就像一道乳流缓缓流入他的胸中。空气柔顺而温暖，黑夜迸出光明。他的痛苦消散了，他开心地笑了，他叹了口气，又溜进了梦里。

这时，老约翰·米西尔冒雨站在屋子前面，胡子上满是水珠。他一直想着酗酒后的惨剧，虽然他不相信，他在等着荒唐的儿子回来，今晚要没有看到儿子回来，他便是回去也是一分钟都睡不着的。钟声使他伤感，因为他回想起幻灭的希望。他又想起此刻冒雨站在街头是为了什么，老头儿伤心地哭了。

三口钟庄严肃穆，继续在那儿奏鸣，报告明天的节日。鲁意莎听着钟声，也如梦如幻地想着她过去的苦难，想着睡在身旁的亲爱的孩子的前程。她在床上已躺了数个钟头，困顿不堪，手跟身体都在发烧，觉得身上的羽毛毯都很重；黑夜让她窒息；可她又不敢动

弹。她看着婴儿；即使是在夜里，仍能看见一张憔悴的脸。某些形象飞快地在她脑中闪过，她有些支持不住了。她以为听到了曼西沃开门，心不由得跳了一下，窗上不时还有一两声雨点儿。钟声变慢，缓缓地静下来了；鲁意莎就趴在婴儿旁边睡着了。

时光荏苒，昼夜循环，好似潮汐。几个星期逝去了，几个月逝去了，循环复始。日月飞逝好似一天，孩子一天天长大了。

早晨父母还没醒来。他躺在小床上，看着天花板上乱动的光线，真是很有意思，他笑了起来。“小傻瓜，笑什么呢？”母亲探过身来问。孩子笑得更厉害了，母亲把食指放在嘴边，沉着脸叫他别吵醒父亲，只是她疲倦的眼角掩盖不住她的笑意。他们俩小声嘀咕……父亲忽然气冲冲地咕嘟了一下，他们被吓了一跳。母亲像做错了事的小姑娘忙转过身去，假装睡着了，克利斯朵夫在被窝里大气不敢出。

没多大一会儿，小脸蛋又从被窝中露了出来。早祷的钟声响了，水斗也滴滴答答作响，屋顶的定风针吱呀吱呀地转动，一只鸽子在烟囱顶上咯咯地叫，成群的麻雀，像一群贪玩的孩子，停在长春藤攀附的墙上聒噪，而其中有三四个，吵得比其余的凶。孩子听着各种响声出神了，不知不觉地哼出了声，而且声音逐渐地大了起来，最后直着嗓子大叫起来，父亲被惹火了，嚷道：“你这驴子安静些！等着吧，让我来拧你的耳朵！”于是他挨打了。他使出吃奶的力气哭了起来，他做了些什么呢？不过是想笑，想动！可是什么都不准，他们怎么还在睡觉，什么时候才肯起来呢？

有一次他终于受不了了。他听到外边好像有狗或猫，或一些奇妙的声音，他从床上爬下来，摇摇摆摆地在地砖上光着脚丫走过去；想下楼去弄明白，可是门是关着的，他爬上椅子想打开门，却滚了下来，摔得很重，他叫出了声，结果又被打了一顿。他老是挨打……。

祖父带着他去教堂，他一点儿也不自在，坐不住，人家又不许

他动。那些人叽哩咕噜不知说的是什么，然后又静了下来。他们都摆出一副不同于往常的面孔，又庄重又沉闷。他看着他们，心里有些害怕。邻居老列娜装出凶恶的神气，坐在他旁边。有时他都认不出祖父了。他有些害怕，后来也习惯了，便想了一种解闷儿的方法。他仰着脸看天花板，摆动身子，做鬼脸，拉扯祖父的衣角，研究坐垫上的草秆，他倾听鸟声，打着呵欠，差点儿整个下巴颏儿都掉下来。

忽然管风琴声如瀑布般响了，他打了一个寒噤，立刻转过身子，下巴叠在椅背上，坐着不动了。他弄不清楚是什么声音，也不清楚它有什么意思，它只是闪亮，如漩涡般打转，什么都解释不了，可是听了好舒畅！他仿佛不是在一间讨厌的旧房屋里，坐在让他全身难受的椅子上了。他像只鸟飞在半空，激流般的音乐在教堂中奔腾，撞击着四壁，充满着穹窿，他跟着音乐振翼飞翔，一齐奋飞，飘东荡西，只要听其自然就行了，没一会儿工夫他迷迷糊糊地打起瞌睡来。

由于他在做弥撒时不安分，祖父对他有点儿生气了。

在家里，他坐在地上，手抓着脚。他把草毯当做船，把地砖当做河，他认为在地砖上会被淹死。别人在屋里走动时根本不会注意他，让他很生气，他拉着母亲的裙角说：“你看，这不是水吗？为什么不从桥上走？”——红色的砖中间的一道道沟槽就成了所谓的桥。母亲没有理他，他很气愤，好似一个剧作家在公演作品时发现观众在台下聊天。

不一会儿，他就忘了，他把下巴搁在砖头上，整个身子躺在上边，哼着他自以为是的调子，用舌头舔着大拇指，口水直往下流。他聚精会神地盯着地砖中间的一条裂缝，菱形砖的线条在那儿扯着鬼脸。一个极小的窟窿变大起来，成为峰峦叠嶂的山谷。一条跟象一样大的蜈蚣在蠕动，这时不管有多大的响声，孩子也听不到了。

他不需要任何人，也没有人理他，他用不着草毯做的船，地砖

上的岩穴和怪兽，他自己的身体已经够了，够他自娱自乐的了！他哈哈大笑地瞧着指甲，一瞧就是几个钟头。它们的外形各不相同，像他认识的那些人，他经常同它们谈话、跳舞，或是打架。他把身体的其他部分也一一瞧了。奇特的东西真多！有的还真是非常古怪。他经常看着它们出神。

若是被人撞见了，免不了挨一顿臭骂。

有几次，他趁母亲不注意时溜出了屋。开始家人出来追他，把他抓回去；后来习惯了，也就让他自己出门了，只是他不能走远。他的家过去差不多就是田野，已是城的尽头了。只要他还能见到窗子，他就一小步一小步地向前走，走得很稳，偶尔会用独脚跳着走。到了拐弯处，树木遮住视线他看不见窗子了，就立刻改变办法。停下来吮着手指，想着今天讲哪桩事。那些故事虽然很像，但每个故事都有三四种讲法，他便在其中选择。平常他说的是同一个故事，有时从头开始，有时从前天停下的地方继续；但只要一件小事，或是偶尔听到一个字，都会让他有新的发现。

到处都是素材。一块木头或是在篱笆上掉下来的枝杈，他就能玩出不少花样来！那真是根魔棒！如果又长又直的话，他便把它当作一根矛或一把剑，一队人马能信手拈来，将军便是克利斯朵夫，他跑在前面，以身作则，冲锋陷阵；如果树枝柔软，便是一根鞭子，克利斯朵夫骑着马跃过山崖，有时马失足了，骑士倒在土沟里，垂头丧气地，如果那是根小棒，克利斯朵夫就成为乐队指挥，他既是队长，又是整个乐队，他一边指挥一边唱起来，随后对灌木林行礼，绿的树尖在风中向他回礼。

他大步走在田野里，望着天，挥动着手臂，像个魔术师。他指挥云彩：“去右边。”——但它们却向左。于是他诅咒一番，又发出命令，一边偷偷地瞥看，看看有没有一小块儿云听他的命令，但它们还是不理睬他。于是他跳起来，用木棍威胁它们，气冲冲地喝令它们向左，这一次它们果然照他的话做了，他既骄傲又兴奋。他指

着花一点，命令它们变成童话中的黄色的四轮车，虽然这种事从来没有出现，但他深信只要有耐心，一定会成功的。他叫一只蟋蟀变成一匹马，他用木棍轻轻敲打它的脊背，嘴里念念有词，蟋蟀蹦走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趴在地上看一只虫子，他忘了魔术师的角色，只把可怜的小虫翻过来，观察它扭动的身体，而他自己则笑得直不起身来。

他想在魔术棍上缚上旧绳子，然后丢到河里，等鱼儿上钩。他清楚鱼不会咬没有饵和钩的绳子，但他相信它们至少会给他一个面子，他凭着坚定的信念，甚至拿条鞭子塞进街上阴沟盖的裂缝中去钓鱼。他时不时拉起鞭子，十分高兴，觉得绳子重了些好像拉起了什么宝物，像祖父讲的那个探宝故事一样……

他经常懵懵懂懂地玩这些游戏。他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做些什么，甚至把自己都忘了，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。这种情形出现的时候，总是出人意料，或在上楼，或在走路，他就一下子变成一片空虚，一下子所有的意识都不存在了。等到顿悟过来，他失落沮丧，发觉自己还是在老地方，在楼梯上的几步踏级之间，他觉得自己好像已经过了整整一生。

祖父常常带他在黄昏时候出去散步，孩子拉着祖父的手在一边急急忙忙地走着。他们在乡下的路上闻到又香又浓的味道，接着穿过锄松的田，听蟋蟀的鸣叫，大乌鸦斜蹲在路上远远地望着他们，他们一走近，乌鸦便飞走了。

祖父咳了几下，克利斯朵夫知道老人想讲故事了，但要孩子求他，克利斯朵夫马上凑过去。他们俩像忘年之交，老人非常喜欢孙子，有个愿意听他讲故事的人更使他快乐，他喜欢讲古今伟人的历史，或是他自己的往事。那一刻他变得慷慨激昂，发抖的声音表示他像孩子一样地快乐，他自己高兴极了。不过他每次刚要开口讲故事，就找不到词儿了。只要他有了高谈阔论的兴致，话就说不上来了，他经常这样。但他总是事过就忘，所以永远不会气馁。

他讲古罗马的雷古卢斯，日耳曼族首领阿米努斯，讲德国的轻骑兵，讲诗人克尔纳，讲施塔普斯，他想刺死拿破仑皇帝。他眉飞色舞地讲着那些空前绝后的壮烈事迹，他说出那么多的历史名词，又那么庄严，简直没法听清。他自信有能力使听者在惊险关头心痒难熬，他停下来，装作闭过气去，大声地擤鼻涕，孩子急着问：“祖父，后来呢，后来呢？”那一刻老人快乐得真有点儿背过气去。

后来克利斯朵夫对祖父的脾气已经摸透了，就故意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，使老人很伤心。不过祖父的魔力还是存在的。听到危险处，他的血就流得飞快，他不清楚讲的是谁，那些事什么时候发生的，不知祖父认不认识阿米努斯，不知雷古卢斯是否就是上星期天他在教堂里看到的某个人，但他和老人都被他的英雄事迹感染了。老的小的都很孩子气，仿佛那些是他们自己做的一样。

他们俩都很喜欢那个征服过欧洲的科西嘉人^①的离奇传说。祖父说过好多次他差点儿和拿破仑交战。祖父肯为他牺牲一条手臂，假如这样一个人物生在莱茵河的这一边的话，因为他是很赏识敌人的伟大的。可是事不遂人愿，拿破仑到底是法国人，所以祖父只能把敬佩藏在心底。当时祖父他们被派去迎击拿破仑，他离祖父的阵地不到四十余里，突然那一小队人马乱起来了；往树林里乱窜，大家逃跑时不断地喊：“上当了！”祖父他当时想收拾残兵，他扑到他们面前，恐吓他们，可是他们如潮水一般把他也卷走了，等到天明，已离开战场很远了。克利斯朵夫只是急着要他讲大英雄的战绩，他对那些英雄着了迷。他仿佛看到拿破仑后面跟着无数的人，喊着爱戴他的口号，只见他一挥手，那些人便旋风似地向前冲锋，而敌人只有逃跑，别无出路。这简直是神话，祖父又渲染一番，使故事更加生动，拿破仑征服了西班牙，也差点儿攻克了他最讨厌的英国。

① 指拿破仑，因科西嘉是拿破仑出生地。